

谭氏三代与孙中山宋庆龄的情缘(上) ◆ 赵丹青

祖母林耀梅是孙中山妹妹的女儿,曾当过孙府管家人

谭保罗的祖母林耀梅,是孙中山妹妹孙秋绮的长女。孙中山先生有5个兄弟姐妹,成年的只有大哥孙眉、二姐妙茜和妹妹秋绮。孙秋绮约20岁(1889年)时,与在美国旧金山谋生的香山(今中山市)人林喜智成婚。婚后林喜智重返美国,孙秋绮留在家乡,生下长女林耀梅。林喜智在旧金山经商时期,同孙中山保持着密切联系,并资助过其革命事业。1910年前后,林喜智回到香山,之后次子林镜出生。可惜1912年孙秋绮就因病去世,团聚不久的林家人又陷入了困境。

1917年12月,孙中山大哥孙眉之子孙昌不幸牺牲。正在广州进行护法运动的孙中山和夫人宋庆龄决定,将孙昌的两位遗孤,以及小妹秋绮的孩子们,接到广州大元帅府来亲自抚养和照料。孙秋绮的长女林耀梅生活也并不顺遂。她在大约1908年时,嫁给了香山县南朗镇(今中山市南朗镇)人谭某,先后生育了一对儿女。林耀梅跟着丈夫,为了生计先后去过新加坡和香港。谭某在外学了些手工技能,做过车床工人,林耀梅则居家操持内务。在新加坡时,心灵手巧的林耀梅还学会了配制中、西混合药物给人治疗手癣。

但天有不测风云,谭某突然不幸逝世。孤身抚养两个幼子的林耀梅只得黯然返乡,之后又去了广州,靠替人缝补过活。生活的穷困让这位年轻的母亲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,将女儿送给了他人。恰在这艰难度日的关口,林耀梅得到了舅父孙中山和舅母宋庆龄的照拂,便领着唯一留下的骨肉谭雅馥,住进了大元帅府。林耀梅平日主管孙府的家务,着重负责的是保证好舅父孙中山的饮食安全。1918年护法运动失败后,孙中山回到上海,6月与先期回沪的宋庆龄迁入了莫里哀路29号寓所(1943年莫里哀路改名为香山路,现为香山路7号),一同入住的,还有林耀梅母子以及弟弟林镜。谭家三代与香山路7号的深厚缘

秋日的合肥淠河路上,行人们迎着午后的阳光,一如往日的平淡又匆忙。路口站着一位体态瘦削的老人,就是等待我们的谭保罗先生。今年73岁的谭老伯,不久前刚从一场大病中痊愈,步履有些缓慢。在他朴素温馨的家中,谭老伯展开一页页发黄的相片、明信片,思绪回到了他童年居住过的上海莫里哀路29号(今香山路7号孙中山故居),向我们道出了不为人知的家族历史——谭家三代与孙中山、宋庆龄的情缘。



谭雅馥、陈艳雄夫妇和长子谭保罗

分由此开始谱写。

父亲谭雅馥久居上海开诊所

林耀梅一直是孙府忠实的“管家人”。1925年孙先生逝世后,她继续留在了舅母宋庆龄身边。1937年底上海沦陷,宋庆龄前往香港,林耀梅仍旧守护着莫里哀路寓所。大约也是在同一年,这位历经坎坷的女性走到了生命尽头。谭保罗没有见过祖母,也未记得内敛平和的父亲提到过多少与祖母相依为命,又在孙中山和宋庆龄身边生活的往事。透过谭老伯的零星回忆,父亲谭雅馥的生平甚至都描述不出一条完整的轨迹。但历史的影影绰绰还是暗含着线索,笔者经过颇费周折的一番查找,渐渐勾勒出了谭雅馥的一生。

谭雅馥(1909年—1972年),曾用名谭洁怀,也被舅婆宋庆龄亲切地称为“阿怀”。成年后他曾从上海返回家乡探望过外祖父,又曾在广州停留,并前往香港找过工作。谭保罗眼中的父亲,一直都是一位谦和善良的医生。虹口区档案馆中尘封泛黄的档案,印证了他的说法。具有高中程度学历的谭雅馥,先是掌握了母亲在新加坡时治疗手癣的方法。1934年

至1939年间,他又在上海自学了针灸及中医外科知识,取得了考试院及格证书和卫生部中医师证书。1940年起,谭雅馥开设了属于自己的“谭雅馥诊所”,渐渐地专注于治疗“灰指甲”与“鹅掌疯”。他的医术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反响。一名被治愈的患者特地在1945年7月28日的《申报》上刊登声明,“鸣谢鹅掌疯灰指甲专家谭雅馥医师”,文中提及他在总结治疗经验基础上著有《灰指甲与鹅掌疯》一书。据谭保罗回忆,自己在安徽工作后,曾有位在上海做过手术的老干部对自己提及,他的灰指甲病也是经人推荐在“谭雅馥诊所”医治好的。

谭雅馥的诊所上海曾辗转多地,先后在石门二路、瑞金一路、南京东路、四川北路开设。1944年,他还被原思南路123号的佛光疗养院聘为特约外科中医师。1947年10月,谭雅馥将诊所迁到了自家在虹口区嘉兴路59弄10号住的一楼,这里也成了“谭雅馥诊所”停留时间最长也是最后的地点。对于这个早已在城市化改造中荡然无存的家,谭保罗的印象完整又深刻。

谭家的诊所每周二固定休假,其余日子,谭雅馥都是朝九晚五在一楼出诊。海宁路开

傅海澜传

董煜



15.得到师生们的爱戴和认可

为了加快燕大“中国化”的进程,司徒雷登授意燕大于1926年11月和1928年12月先后两次向中国教育管理部门申请注册,第一次申请注册时,他推荐当时在国文系任教的前翰林吴雷川教授任燕大副校长,第二次注册时,他又积极执行中国教育部关于教会学校应该由中国人任校长的规定,正式任命吴雷川为校长,自己改称教务长。校长薪金为500元,可他的薪金依然是360元。就是这360元,他也几乎全部用来资助贫困学生。

照顾司徒雷登日常生活起居的是谢凤明。谢凤明四上下,中等个,原是北京郊区的农民。那时,进入中国的外商很多,需要有人为他们服务,由此出现了买办阶层,做不了买办的聪明人,也形成了一个专职为洋人服务的群体。凤明不会英语,照理没有机会为洋人服务,但司徒雷登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,跟凤明没有沟通障碍,所以司徒雷登在燕大期间,凤明就一直在他身边。凤明的薪水当然也是从司徒雷登自己的薪金中出的。

因为要维护校长的面子,有时还要跟政府官员会晤,所以司徒雷登的几套西服还算说得过去,但他的衬衫睡衣袜子,则几乎件件有补丁,惨不忍睹。每次凤明回去,都会带走几件司徒雷登的破衣服让妻子补。据说司徒雷登出差,随身的小皮箱总是上着锁的,别人以为他的皮箱里一定有贵重物品,其实是因为他的衣服太破了,不愿意让人看见。甚至有一次鞋子都已经穿底,司徒雷登还是舍不得扔,依然穿着四处奔走。

司徒雷登在临湖轩居住的时候,房间内只有简单的几件家具,一张床,一个衣柜。衣柜里只有一件旧大衣及两三套西装,衣柜上面摆着司徒妈妈及夫人的遗照。傅经波觉得临湖轩既是校长居室,不可空无一物,所以由自己家中搬来些祖传的家具,茶几和桌椅等。

司徒雷登对学生的好,是有目共睹的。一名燕大新生描述了他对司徒雷登的第一印

象:“迎新会,临湖轩前的庭院里转圈摆了五六层椅子。主持人站在小桌前不停地看表,稍后,他宣布时间已到,准时开会。话音刚落,一个洋人从外面匆匆进了会场,在我面前的一个空位上坐下。”口里抱歉地说,对不起,路上车耽误了。一口地道的普通话令人惊异。会开得简短精彩,没有繁文缛节。时隔不久,在从城里回校的校车上,我又碰到了这位洋校务。燕园的不成文规定是,在校车上,先到的坐着,后来的站着。有时为了尊敬和礼貌,偶尔也有人让座,但很少有人接受。校务是迟到者,他自觉地走到车头处站着,他看见了我,因为在迎新会上说过话,所以主动跟我打招呼。校务长的中国话在洋教士中是出类拔萃的,他读了不少中国书,说起话来俗语、成语、谚语、典故随手拈来,恰到好处。过去长时间里我对蓝眼高鼻的外国人不感兴趣,认为“非我族类,其心必异”,自从接触过司徒雷登后,我的想法变了,他不仅是好人,而且是真正的燕京人。”

著名作家冰心曾著文描述了司徒雷登的音容笑貌:曾有过几次小小的事情,同他有过几次短短的谈话,每次的谈话里,都使我觉得他是兼有严父的沉静和慈母的温柔。他在你的对面或身边款款地笑,两手叉握着放在膝上,用温和诚恳的目光看着。你不先开口,他是不会多说话的。他总是尽量地给你机会,让你倾吐你的来意,然后用低柔的声音、诚挚的话语来给你指导和安慰。一个人物的伟大,不但是能在“大处着眼”,尤其能在“小处下手”,从纤细微小的事情里,能表现出伟大精神的,才是真正的伟大。

而与司徒雷登共事多年的陆志韦先生则称:“他是没有家庭的,他的字典里没有休养两个字,直到最后一天,他必定为燕大鞠躬尽瘁。”

师生们最真挚的爱戴和认可,在司徒雷登的60大寿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,燕京大学的全体师生花了一年的时间,准备了一个盛大的庆典。那次生日庆祝活动延续了整整两天,学校所有的工人和勤杂人员都参加了这个活动,用喧天的锣鼓和一块写着“有教无类”的匾送出了他们中国式的祝贺,很多燕大师生至今对很多细节念念不忘。那段时间,燕京大学声名大噪,司徒雷登的威望也达到了顶峰。

33.小皮匠去相亲

小皮匠去相的那个女人也很猴急。她男人半夜三更用毛竹竿从气窗挑南货店库房里的火腿,一挑挑了一年多,后来被抓进去坐牢监,判了三年。那个老婆火腿吃厌了,男人刚刚判下来,就和老公离婚了,说:“我只有三十九岁,我等他三年,我守三年活寡啊!对不起。”

我不知道活寡是什么意思,大概是活该的意思吧。

在介绍人家里见过一次面,两个人对对方还算满意。小皮匠特别中意吃火腿女人的脸架子,说她是标准的鹅蛋脸,说的时候十分得意。其实弄堂里很多人见过那个女的,看到小皮匠感觉太好,气不过,就嘲笑说啥个鹅蛋脸啦,也就是咸大饼的形状,而且做大饼的人还没有把面团捏好,有一面的颧骨还多出了一块面粉。小皮匠听了也不生气,只当是别人妒忌他,笑笑。

那个鹅蛋脸女人本来离婚以后还想挑挑拣拣,不过其他男人听说她前面一个老公是坐牢监的,怕以后放出来有后遗症,都打退堂鼓了。那个女人受了几次挫折,只好降低要求,再看小皮匠大眼睛大鼻头,男人味道很浓,而且摆皮匠收入稳定,也就答应了。

第二次见面,小皮匠骑自行车,说要带鹅蛋脸去远一点的地方兜风,兜好请她吃鲜得来排骨年糕。小皮匠说着拍了拍上装口袋,那里果然胀鼓鼓的。鹅蛋脸很开心,小皮匠车子一动,就跳了上去,侧坐在后面的书包架上,两只手抱着小皮匠的腰,头靠在小皮匠的背上,弄得小皮匠骨头很轻。那女人看上去不胖,毕竟吃了一年多火腿,补足了营养,身体圆滚滚,属于藏肉,外面不露声色,衣服里面肉头紧绷绷。小皮匠手劲好,脚劲不好,骑到静安寺就骑不动了,只好下车推。鹅蛋脸也不识相,下来了又上去,换了一种姿势坐,两只脚趴开骑在书包架上。小皮匠照样推,推出了一身汗,面孔上还是喜洋洋。毕竟是谈朋友,说说笑笑,有劲道。小皮匠这方面花功好,推到一条僻静的小马路,小皮匠说要给鹅蛋脸看手相。于是停好自行

车。女人靠在一棵梧桐树上,笑吟吟地伸出手,看着小皮匠,看他耍什么花招。

小皮匠觉得鹅蛋脸这一刻分外妖娆妩媚,拿起鹅蛋脸的手,横看竖看,横摸竖摸,讲:“你这一世要嫁两个男人,前一个男人进去了,这块不淡了;第二个男人应该是个手工业劳动者,自食其力,勤劳朴实,意志坚定,良心好,可靠。碰到这样的男人,你用不着一刻刻犹豫,嫁给他不会错的。”鹅蛋脸假装害羞,轻轻地打了小皮匠一记,骂了句“十三点”。

小皮匠开心地笑了。调侃也调过了,体力也恢复了,小皮匠带上鹅蛋脸继续兜风,一兜便兜到了漕河泾。那里有家汽车修理厂,以前小皮匠隔一段时间要来一趟,进货。小皮匠让鹅蛋脸在门口等一会,自己去去就来。

鹅蛋脸挥着手绢扇风,等小皮匠,等等不来,等等不来,已经不开心了。终于,小皮匠出来了,另外还有一个,一道推了辆小的平板车,平板车上面装了六七只旧的汽车轮胎,轮毂已经拆掉了。上次来,换货,小皮匠白跑一趟。汽车本来就不多,拆下来的废旧轮胎也就少。这次正好货源充足,小皮匠就有点穷凶极恶了,一下子买了六只旧轮胎,算了算,回去叫机修厂的朋友剖开来,打掌子换后跟换皮鞋底,大概可以用三个半月。小皮匠好像已经忘记鹅蛋脸了,和另外那个人直接把轮胎朝自行车书包架上搬,一左一右荡了两只,书包架上堆了四只,用绳子一道道扎紧。鹅蛋脸问:“我坐在哪里啊?”鹅蛋脸看看已经堆得很高的书包架,心想要我坐在那上面打死我也不坐的,吓也吓死了,要坐就坐在前面的横档上,让小皮匠的两只手围着。刚才来的路上趴在小皮匠的背上,她觉得小皮匠身上淡幽幽的汗酸气很好闻。小皮匠说:“你乘公共汽车回去,我一个人骑回去。”鹅蛋脸眼泪汪汪,欲言又止。小皮匠以为鹅蛋脸的表情是含情脉脉,情深义重,不放心自己一个人骑回去,就笑着说:“放心好了,没得事哦,绳子都扎紧了。到家里后我来找你。”小皮匠一个前上车,骑车走了。

同和里

王承志



车。女人靠在一棵梧桐树上,笑吟吟地伸出手,看着小皮匠,看他耍什么花招。